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

聖德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辛丑

上諭太醫院朕研究經史之餘披閱諸子百家至黃帝素問內經諸篇觀其義蘊實有惻隱之心民生疾苦無不洞矚其後歷代醫家雖多著述各執已見若難經及痘疹諸書未能精思極論文義亦未貫通朕甚惜之當茲海

宇昇平正宜懷保吾民躋春臺而登壽域爾
等可取醫林載籍酌古準今博採羣言折衷
定論勒成一書以垂永久副朕軫恤元元至
意

十月庚戌

上諭掌膳等官曰天下之物力有限當爲天下
惜之今酥油乳酒供給有餘爾等會同慶豐
司酌量收取足用則已不可過多蒙古甚窮
乏取者減少則彼貧人日用可以恒足矣

十一月乙酉大學士等奉
命撰擬蠲免河南湖北及直隸山東被水州縣
錢糧
諭旨進呈中有海宇昇平等語
上曰今四方雖定民生未盡悅安朕宵旰不遑勤求閭閻疾苦思得一利民生之事惟恐行之稍遲致民失所孜孜不已庶幾漸見太平且古帝王已治益求其治已安益求其安朕深自省惕常慮始勤終怠不克底於化成若

遽謂昇平而泰然自足非朕勤求上理之初意也自後諭旨中凡此矜張盈滿之言勿復擬入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二月己酉以文華殿告成經筵前一日例應祭先聖先師於傳心殿具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先聖先師道法相傳昭垂統緒炳若日星朕遠承心學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漸近自然然

後施之政敎庶不與聖賢相悖其躬詣行禮
以彰景仰之意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正月戊子
上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曰自雅克薩城解
圍以來聞軍士中有患疾者此皆屬滿洲精
兵朕甚憫焉今特遣醫二人齎藥治之至羅
刹雖與我對壘但我兵攻雅克薩城從未誅
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刹亦聽其就醫
使還彼國傳布德意

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七旗濟農台吉
等疏請上
尊號
上諭曰喀爾喀諸汗貝勒等戴朕向來仁恩恪
恭敬順請上尊號具悉悃忱但諸汗貝勒等
宜仰體朕一視同仁無分中外至意謹識朕
諭和之旨自兹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
享安樂更勝於上朕尊號也況前者內外諸
王貝勒大臣等請上尊號未經允行此所奏

請亦不准行著理藩院行文曉諭
五月庚辰
上因天旱詔諭天下曰朕統御天下念切民生
夙夜圖治罔敢少懈邇來歲每不登民食寡
乏今茲仲夏久旱多風農事堪慮此由敷政
不均寬嚴過當或土木工興或民瘼不達事
機之失上干
天和陰陽不調災孰大焉朕用是夙夜靡寧減
膳撤樂清理刑獄求言省過齋居默禱雖雨

澤薄降尚未霑足皆因朕之涼德不能上感
天心之仁愛茲當布德行仁赦過宥罪特從寬
大用廣好生應天以實誕施眚災肆赦之恩
敷政在寬聿昭嘉與維新之化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

癸巳

上諭九卿等曰京師爲天下根本之地殊屬緊
要乃數月不雨雖秋成尚遠而目前旱乾朕
甚憂之今欲親行祈禱爾等大小臣工亦宜

盡誠齋戒夫求雨乃以爲民朕之焦勞豈爲
一身之計祇念窮簷一歲不登即至失所不
但朕心不忍爾等皆國家大臣亦何忍坐視
應各矢至誠毋循故事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二月壬子
上諭宗人府自古帝王展親睦族列爵錫封原
欲選賢建能旌別淑慝俾咸知勸勉慶流奕
世此國家之常經獎勸之至意也朕篤念親
親恩禮罔替年至十五即行受封但誼屬本

支必皆飭躬砥行端良醇謹益自刻勵動不踰則始無忝於宗潢今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年至十五不問賢否概予封爵以致視爲故典罔知激勸嗣後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子孫應俟其年至何歲作何辨其賢否定其品級等第始應授封著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會同確議具

奏

七月癸巳

上以楚省裁兵夏逢龍叛亂
敕諭巡撫丁思孔曰楚省督標裁兵煽亂無知
兵民或被迫脅或爲招誘一時入其夥黨官
兵一到若不分別加誅朕心深爲不忍應速
行開示此等原係食糧營卒各有室家均屬
朝廷赤子乃爲一二姦徒煽惑自新無路情
屬可憫令特開一面以廣好生如有悔罪投
歸卽行免罪仍准安插務令得所果能將賊
首擒獻或殺賊來歸者仍與論功敘錄毋得

心懷疑畏爾奉敕諭即通行曉諭務令翻然悔悟爭先投首早平鼓譟夥黨奠安民生副
朕寬大矜全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四月己卯先是
上以雨澤愆期問九卿等政事得失令詳議陳明至是九卿等奏
皇上仁恩浩蕩蠲免錢糧慎重刑獄諸事盡善臣等實無可言
上諭曰自去秋以來雨雪不能霑足聞直隸山

西山東以至江南浙江皆旱心甚憂之屢諭
九卿或有未當及應行之事令其陳奏曾不
得一朕思政事失於下則災患應於上如影
響然尚書洪範曰僭恒暘若蒙恒風若去歲
將舊任諸臣罷斥甚多擇其有品有守者用
之至於在外督撫司道等官近亦頗有令聞
似應風雨以時以此觀之所關必在於上非
由他故諸臣肯直言乎至祈雨一事朕非不
留意前此屢率諸臣禱於

天壇幸皆遇雨此
天愛蒼生於朕毫無與焉目今諸臣誠心祈禱
與朕無異若能切直言事是即所以召甘霖
也朕一身之識見精力不敢自恃惟爾諸臣
之勤慎是賴明示朕懷與諸臣共悉之
五月庚戌大學士九卿等奏曰近聞山
東河南大雨霑足直隸大名諸府皆有
雨京城昨晚亦已得雨
皇上於宮中日日虔禱憂勞過甚請稍舒

睿懷頤養
聖躬
上曰朕可與他人比耶先人而憂後人而樂理
固宜然近因久旱無雨憂勞過甚以致癯弱
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日前祈雨朕雖未躬
往而每次祈禱朕皆竭誠齋戒荷
天之眷得降雨澤此後雨澤霑足朕庶解焦勞
也又
命禮部侍郎張英傳諭諸臣曰朕從來覽觀載

籍備悉古帝王遇災修省之道所以深加儆
懼遇有災變卽小心兢業朕之憂慮恒在衆
人之先今畿輔地方亢旱日久念係根本之
地故朕心甚憂惕寢食靡寧耳可傳諭諸臣
知之

九月壬子大學士伊桑阿等進纂輯政
治典訓四冊
上曰朕御極三十年來惟兢兢祗畏常存始勤
終怠之虞孜孜不已每思滿損謙益之戒今

閱此書增愧於懷況比年不登民生未遂正
當君臣上下協心同慮撫綏萬邦夙夜黽勉
尚且不暇豈容自矜自伐以重己過違道取
譽以務虛名欲將此書停止編摩卿等議之

十二月乙酉

上諭禮部今歲直隸地方亢旱小民粒食艱難
已經蠲免錢糧兼發帑金倉粟及准輸助米
穀賑濟但三冬雨雪鮮少朕心仍切焦勞卽
進膳饈亦爲損減無非軫念民生自竭誠悃

明年正月祈穀祝文著該衙門更換將朕肫
懇恤民之意切實撰寫進覽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二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曰爾等諸臣稱雨
澤霑足固當懽悅但去年大旱民困未蘇昔
漢文帝為三代以下令主賈誼猶以處厝火
積薪之上而謂無危為偷以今較之可無慮
乎且今雖得雨不知夏秋若何其當遠慮深
思愈加軫恤何得稱慶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日光祿寺奏停薦新芽茶凡有類於此者俱宜停止其各省慶賀表箋每次遣官齎送不惟驛遞煩擾而齎送官員亦屬勞苦朕思凡物解京均於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如去一病今將表箋停其每次遣官齎送或應照朝鮮國一年一次彙送凡事皆由督撫具題或著督撫彙收一次齎送爾等會同該部議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二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宗族之始皆一祖所生當力敦親睦共相愛恤扶持以爲生也今見諸王以下畧無親睦之誼或者同爲宗室以他祖父之名名其子若孫者有之朕意此後八分公以上諸吉凶事會集之禮仍照舊行其未入八分公以下至於閒散宗室吉凶之事亦宜定會集儀式止令本翼會集若皆令八旗會集則不勝其煩矣如遇喪事則一旗之

中爲之服别旗惟去其纓又閒散宗室中有
極貧者一有吉凶之事諸王以下閒散宗室
以上各以其意量爲資助在與者旣不以爲
難而受者亦良有所益其會集時視其身之
品級以下者一體會集閒散宗室無品級者
則視其父之品級會集凡會集不至者有司
察參如此則皆相識而相親矣又宗室中見
在名字有相犯者宗人府悉行察改自茲以
往每歲所送宗室人名亦卽詳察其有犯者

駁之令改爾等將朕此旨同滿洲尚書侍郎
宣示諸王及閒散宗室令其定議以聞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二月庚午兵部以
佐領佛倫等分擬正陪帶領引
見補授順承郡王屬下散騎郎員缺
上曰王年幼左右宜用老成此散騎郎擬正之
人與今日引見補授護衛之人皆童稚耳少
年相聚何以導王爲善都統希佛歷時甚久
且係所屬大臣可召來切責之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四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平陽府地震朕心深爲儆惕或政事有應行應革者可傳集九卿問之其平陽府屬見任京官之人欲歸視家室者不必開缺著給假往視

六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曰數日間雨水過多若連綿不止民田恐致被損朕聽政事無日不念切民生今雨水如此或人事有所未

盡著傳集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將應
行應革事宜各抒所見以聞
是日
上諭禮部尚書張英曰數日來雨水過多慮傷
田禾四月內又有平陽府地震之災或者陰
盛所致朕思天時與人事恒相感召未可謂
災沴爲天時適然之數全不關於人事也堯
舜之時猶有都俞吁咈蓋古之聖人已治而
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兢兢業業始

終如一朕朝夕以此儆惕於衷三十餘年以
來未嘗一日稍自寬假亦有請間日理事者
朕不以爲然惟存恒久之心時時乾惕耳朕
思地方間有荒歉正可動人警戒之念古人
所謂遇災而懼也朕於宮中費用從來力崇
儉約期以有餘沛恩百姓若非撙節於平時
安能常行蠲賑之事耶

七月壬午

上諭吏部兵部各省督撫提鎮官員間令來京

陛見原欲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計面加諮詢具有深意近見來京各官輒以進川馬等物爲辭多所置辦雖經却還但恐其在任購買致貽地方官員兵民之累朕本欲詢兵民生計召令前來若反致累兵民殊失朕之初意且川馬如果需用朕自頒特旨令出產地方辦解何須進獻著通行嚴禁

十二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撫御宇內無日不念

切國計民生比年直隸各省時遇旱潦又平
陽府有地震之災朕屢發帑金倉粟賑濟蠲
免錢糧百姓雖未至於流離恐未盡安生業
各省綠旗官兵防禦勞苦深宜體恤至奏讞
罪人雖罹法網亦可憫惻朕夙夜孜孜軫念
於中者久矣今欲特頒詔旨廣沛恩施思嶽
瀆諸神皆所以福佑斯民宜遣官虔行致祭
嚴飭地方大小官吏務期潔已奉公撫綏百
姓綠旗官兵糧餉多有虛冒尅扣應行稽覈

各省積年逋欠及帶徵錢糧槪與豁免除貪官汚吏行間犯罪與十惡等死罪外一切罪犯咸加赦宥令其自新爾等會議具奏

乙巳

詔諭天下曰朕君臨寰宇子育元元惟以薄海昇平人安物阜爲念或身處宮禁之中或巡歷郊圻之內勤求民隱宵旰弗遑故歷歲以來減賦蠲租省刑宥過凡有關於治理務實見於敷施顧邇者畿輔郡縣災傷疊告而山

西平陽府屬復有地震之異雖賴所在倉廩素有積貯及時周賑幸免仳離而朕心祗惕不敢以水旱災沴視為氣數適然謂必政事之失宜方致陰陽之有忒反躬循省深儆予辜夫圖治之道莫先於養民逮下之仁莫重於寬恤茲特誕沛恩膏肆弘赦宥茂迎庥祉丕愜輿情安民則惠覃數益下之恩御衆以寬式廣好生之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丁未戶部題烏喇解送貂鼠缺額應將

該管官議罪

上曰數年來因捕貂者衆故不足額以此議處是無辜獲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關緊要且貂價甚貴而又非必用之物朕亦不甚需之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十一月巳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天下當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今朕原無征噶爾丹之意皆噶爾丹所自取且噶爾丹兇暴朕惟待以寬仁噶爾丹

姦狡朕惟示以誠信嘗覽經史云惟仁者無
敵今噶爾丹窮迫已極遣格壘沽英前來乞
憐朕意仍欲撫之諸臣奏曰此真天地好生
之心實從古所未有也
上曰古之將帥雖善用兵多戮已降或其身不
得善終或子孫不昌此皆好殺之明戒也又
古之人主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意不然
惟願宇宙雍熙四海昇平家給人足各得其
生而已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可仍遣回

十二月甲申

上諭大將軍費揚古曰噶爾丹被我軍擊敗後散者散降者降故朕復親臨塞外欲相機而行今觀陸續降人及格壘沽英之言噶爾丹窮蹙是實朕不忍悉加屠戮不如撫而活之故於爾未至之前朕即降旨招降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

上諭戶部理藩院屢年以來察哈爾八旗官兵從征效力甚苦伊等向無俸糧自今察哈爾

官員著比照京官俸量減給與爾等作速定
議具奏卽於二月支俸時給之
五月癸卯大學士等以蕩平噶爾丹奏
請上
尊號
上曰朕覽史書帝王事業貴始終如一不以尊
號爲貴上世無論矣卽明代亦無受尊號者
後人竝不非之朕自御極以來不曾念及一
己只爲天下生民計夙夜焦勞惟恐一時怠

慢不克有終況噶爾丹之滅由於
上天之篤祜
祖宗之福佑衆將士之勤勞也朕何有焉
皇太后崇加徽號允宜朕之尊號不必加亦不
必再奏
六月庚戌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滿漢
官員及遠近士民赴暢春園請上
尊號
上諭曰朕御極四十年雖自始至終孜孜不倦

而吏治尚未澄清民生尚未豐裕士卒尚未
休息風俗尚未淳樸且旱潦災異亦復相仍
方今外寇既靖正宜休息生養徒加尊號何
益於治朕蕩平噶爾丹機宜未嘗有失苟天
下共能知之朕願足矣崇上尊號不必行毋
復再奏

十一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兹因地震示警朕深切
悚惕念致治之道無如愛民生重民命朕總

理幾務於一切閭閻生計及人命事情罔不殫精研究在外直隸各省親民之官務訪求民間疾苦實心愛養其關係人命案件必詳審實情俾無冤抑在內大小官員咸宜勤慎奉職力改前愆以共副朕實圖修省弭災之
至意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二月庚戌

上諭宗人府近日朕傳集諸王及閒散宗室於
景山校射者將以勸懲賢否也及試以射善

射者頗多朕心甚悅其有品秩之宗室俱爲王府護衛官職有遷轉之階惟閒散宗室雖有幹濟之才亦無路上進兆姓中凡有才者尚選擇錄用而朕宗室中之才幹者不獲登用良可惜也爾衙門將宗室中材力壯健長於騎射者詳查奏聞朕將授爲闕廷侍衛職官視其効力若材力果優勤於供職即授以叅領副都統職任安於庸劣者方罷斥之家貧無力者一併查奏朕將籌其生計焉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十月丙戌大學士
等以朝審情實各犯八十三人請
旨
上諭曰人命至重今當勾決命在須臾尤不可
不詳慎爾等於此情實各案既已閱訖各有
所見皆當盡言又
諭曰此等雖皆當死然朕猶於當死之中曲求
可生之路不忍輕斃一人念淮揚百姓頻被
水災朕愍焉傷之河患不除夙夜不能暫釋

於懷且百姓既被水災存者必至流離轉徙
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來年錢糧當於今年預
爲蠲免庶災黎於水退時可以各歸故鄉安
其生業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丁未

上諭宗人府總領府事和碩簡親王雅布曰宗
室覺羅等之女有願與朕養者朕養而嫁之
有女年長父母不能遣嫁者朕亦代爲嫁之
著查明奏聞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

聖德三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二月壬辰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及直隸各省士民以皇上五十萬壽請上尊號上諭曰朕卽位四十餘年無刻不以民生休戚

爲念遠邇安寧爲本雖慶雲景星嘉禾瑞草
天書麟鳳之奇總無關於黔黎亦無係於朕
心修言祥瑞貽譏史冊何裨治理朕以實心
爲民天視天聽視乎民生後人自有公論若
誇耀功德取一時虛名大非朕意不必數陳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二月乙酉山東
巡撫王國昌疏言東省水災蒙
皇上截漕發帑差官賑濟萬姓懽呼籲請代題
謝

恩

上曰王國昌疏稱小民感戴祝頌等語朕自御極以迄於今但以民生為念未嘗一刻不廑諸懷民無災傷各得其所小民雖不行祝頌朕心自懌聞今山東直隸河南穀價騰貴朕方切軫念此所奏已知之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八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及講官等曰臣下如有欺蒙朕斷不姑宥此外若為朕躬服食諸事從未答責

一人昨往釣魚處饍房所備止有肉肴竟忘
攜帶飯食諸皇子及近御侍從俱欲笞之朕
止之曰彼無心偶忘攜帶耳此乃小事可寬
宥之

十一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嘗閱書史自古大臣得始
終善全者少朕今御極四十餘年大學士衞
周祚馮溥杜立德李霨宋德宜王熙等俱得
全功名而考終命者皆朕竭力保全所致也

朕從不多生一事但穆然清靜處之以和平
故諸臣皆得享其福也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二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歲山東河南山西等省雨
水均調已經奏報惟近京一帶去歲三冬少
雪今春復無雨澤頃二十七日地又微震一
切政事或有當更改處爾等與九卿會同酌
議具奏爾諸臣行事若有缺失亦當各自反
已力加省改

三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前史漢因災異而重處宰相此大謬也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悞君臣共之竟諉之宰相可乎或有爲君者凡事俱付託宰相此乃其君之過不得獨咎宰相也

十月乙巳

上諭戶部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一遇災荒蠲免其軍餉河工等項經費必致不敷前光

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工部一年用銀二
百萬兩因朕力崇節儉今光祿寺一年止用
銀十萬兩工部一年止用銀二三十萬兩矣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月乙酉蒙古諸
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各率所部進獻
馬駝
上命却之諭曰朕今教養爾等人皆富庶物畫
蕃滋爾等竭誠進獻朕心嘉悅即與收納無
異嗣後爾等其益勤生計圖維滋息始副朕

愛養至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八月辛未

上命侍衛伍什常壽等傳諭諸大臣曰近日聞
諸阿哥常撻辱大臣侍衛又每尋覺端加苦
毒於諸王貝勒等諸阿哥現今俱未受封爵
卽受封後除伊屬下人外凡有罪過亦當奏
聞候朕處分何得恣意妄行乎朕為天下元
后凡事但遵大義而行無罪之人未嘗枉法
處治八議內三品以上官員雖犯死罪不遽

擬絞而必奏聞者所以敦國體非但恤臣下也伊等不遵國憲橫作威勢至令臣僕無以自存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豈知大權所在何得分毫假人如裕親王恭親王皆朕兄弟也於朕之大臣侍衞中曾敢笞責何人耶臣僕有獲罪者朕並不輕宥然從未有輕聽人言橫加僇辱之事且

太祖

太宗曾降訓旨戒勿濫行捶楚荼毒無辜煌煌

實錄紀載甚明嗣後諸阿哥如仍不改前轍許
被撻之人面詰其被撻之故稍有寃抑等情
即赴朕前叩告朕且欣然聽理斷不罪其人
也至於爾等有所聞見亦應據實上陳若一
切隱而不奏即爾等之罪矣

十月甲辰

上親書諭旨示諸皇子大臣等曰昨日諸大臣
侍衛等奏請調養朕躬朕念君臣一體有懷
宜即盡言故特舉朕素念及不遂朕意之處

一明諭朕每思自古帝王撫世承平歷年久遠未有如朕者朕無日不向皇太子允礽言治理天下愛育黎庶維繫人心之事慕宋孝宗之孝養高宗語允礽曰將以政事付汝朕當擇處水土佳處時聞汝之令名以優游養性迨後見其所行不善難託重器遂絕此望古來爲君甚難兢兢業業猶有錯悞今朕年已老幸際衆心胥戴萬國咸寧之時愈加畏懼

宗廟社稷天下黎元皆繫朕躬朕寧敢不慎重
弘業置諸磐石之安乎迨至彼時衆自知有
所倚賴也此意極深卽朕亦不自喻豈可徧
喻衆人乎爾諸臣知朕精誠無私深加體念
各勤職業不妄生事則朕易於圖治而天下
庶績亦咸理矣所謂各勤職業者卽文臣盡
忠不愛錢武臣爲國不惜死之類爾諸臣誠
能如是則朕懷自暢朕體自安矣若不敬慎
所行而欲朕懷寬慰此非忠愛之實心也特

諭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四月辛酉九卿等議覆僉都御史屠沂條陳節儉一疏

上諭大學士等曰禁止奢僭而崇尚節儉極當於理朕近查宮中人數

皇太后宮及朕所居正宮不過數百人較之明代宮人則減省多矣先是光祿寺供應宮中用度每年用銀七十萬兩有餘朕漸次節省不使濫溢一年止需七萬兩矣理藩院向來

每年賞賜供應外藩賓客用銀八十萬兩今
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兩矣戸工兩部前
此每年所用錢糧其數過多今十日一次奏
聞用過數目所需錢糧已極少矣朕用錢糧
節省如是因臣民僭用妄費從前屢有禁約
令若又行禁約徒有法令滋繁而已究無補
於事也蓋法令非不詳盡皆由臣下奉行不
善而然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地方該管官
員果實心遵行何至如此乎

十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江南虧空錢糧兩次命
張鵬翮察審朕意地方雖有不肖之官侵蝕
錢糧未必多至數十萬兩前朕南巡時曾有
諭旨凡沿途所用之物悉出內帑預備未嘗
絲毫取諸官民督撫等官不遵朕旨肆意那
用以致虧空朕若不言內外諸臣誰敢言者
但彼任事之人離任者已多若將因公那用
責之新任官賠補朕心實不忍也至俸工銀

兩有限卽逐年扣補亦難清理且官無俸祿役無工食必致私派以累民朕爲天下生民計蠲免各省錢糧已逾萬萬免此四五十萬之銀何足惜乎朕總理機務垂五十年事無大小凡臣下情隱無不灼知洞鑒朕屢次南巡地方官員預備縴夫修理橋梁開濬河道想皆借用帑銀原冀陸續補足而朕三次南巡爲期相隔不遠且値蠲免災荒所徵錢糧爲數又少塡補不及遂至虧空如此之多爾

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即如縴夫一項雖取
用於田畝而所用既多伺候日久勢必給與
口糧工價安得無費至於修造行宮亦必借
用帑銀前者朕巡視溜淮套工程至彼處見
有舍宇三間雖云俸工銀兩所造然必先借
用庫項後方抵補爾等豈肯明言其故乎至
欲將三年俸工抵補虧空夫三年之內地方
官員或陞遷或調用或革退或亡故以從前
各官那用之虧空而將後來者之俸扣補於

理不順朕心實爲不忍至於胥吏賤役若不給與工食此輩何所資生必至累民今部中每遇一事輒議令地方官設法料理皆掩飾美名實則加派於地方耳朕非但爲百姓亦爲大小諸臣保全身家性命朕南巡時聞龍潭地方建造行宮恐致累民曾諭總督阿山令其拆毀至他處建造行宮朕皆未之知也總之此不欲累民之念可以自信亦可見信於天下後世朕歷年蠲免天下錢糧至數萬

萬有餘今此項虧空若令補墊亦不爲多然
豈忍以此累地方乎至於查明款項亦非難
事錢糧冊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那用
之名盈千累百餽送於人若加嚴察隱情豈
不畢露朕意槩從寬典不更深求今海宇昇
平國用充足朕躬行節儉宮中用度甚爲省
約計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今即
因數次巡幸用錢糧四五十萬亦不爲過明
後年天下錢糧以次盡行蠲免若留此虧空

之項以爲官民之累甚非朕寬仁愛養嘉與維新之至意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辛卯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及直隷各省士民以

上御極五十年請上

尊號

上曰朕自幼讀書歷觀經史持身務以誠敬爲本治天下務以寬仁爲尚此心此念恪守五

十年夙夜無間卽纖悉細務不敢稍有怠忽嘗觀古昔帝王君臨天下之久能持終者蓋鮮朕今春秋漸高血氣漸衰而朝乾夕惕實與日俱增正當恪愼保終孜孜爲萬姓圖治安之時也蓋朕之御極年久皆
祖宗厚德景福積累貽留之所致至於請上尊號特虛文耳於朕躬毫無裨益史書所載加上尊號等事徒爲先儒所譏有何善處而欲行之耶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七月丁酉戸部題
原任西安正藍旗驍騎校巴布叩閽言
伊兄薩爾布善曾撫養和碩安親王之
子塞稜額田産家人等俱爲塞稜額佔
踞入在包衣佐領下審問皆虛應將巴
布枷責以年老折贖
上諭大學士溫達曰此事所議不明
世祖皇帝時將裕親王恭親王付與殷實官員
撫養及至分封將撫養官員産業給與二王

具題朕未允行大阿哥曾付與內務府總管
噶魯三阿哥曾付與內大臣綽爾濟撫養分
封時擬將伊等產業給與具題朕俱不准行
蓋主上子孫付與屬下人員撫養者特欲令
其成人長大竝非欲佔其產業也撫養之人
將主上子孫兢兢業業侍奉撫養能成人長
大卽其功也及長大成人之後又佔其產業
籍其人口不但於理不合卽受彼撫養之人
亦於心不安五旗多有此事此風斷不可長

凡事當以理斷之不可圖小利圖小利則與大體有礙設令將朕子與爾撫養之及長成分封時將爾產業給與將爾人口給爲奴僕爾心服乎前下嫁與阿祿科爾沁巴特麻之縣君曾啓奏獻伊三佐領朕諭云朕乃天下之主在彼在此俱爲朕之臣庶若取至京師反損壞其旗分故不準行蒙古王等聞之無不感激流涕土默特有七佐領該扎薩克無後至今朕豢養閒居彼處前曾奏請編在察

哈爾旗下朕未允行後又奏請陪送公主朕亦未行此皆朕至公無私之意今薩爾布善將宗室塞稜額撫養成人反將其產業佔踞人口入在包衣佐領下爲奴可乎原本著發還

十月己巳禮部題康熙五十二年恭遇

皇上六旬大慶中外臣民莫不欲竭尊親之戴我

上無疆之頌其應行典禮臣等謹會同

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題
上曰朕御極以來惟欲萬國乂安上則敬
天法
祖下則垂令名於後世歷盡憂勤蕩平險阻自
古帝王在位不久論者往往歸於別故不知
帝王一日萬幾實不堪其勞憂懼所迫以致
享年不永也昔帝堯固辭華封之祝朕在位
五十餘年壽屆六十今憂勞倍增血氣漸憊
惟恐愈久而力不支願不遂惟日兢兢惕勵

而已並無祈天永命之意也覽禮部所奏悉
屬虛文朕惟願臣清子孝兄友弟恭人人皆
讀正書勉盡職業國安民治盜賊寧息各以
至誠實意為朕六袠慶祝朕心甚喜此外儀
文朕無所好所奏不准行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二月庚戌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九卿等曰趙申喬
陳奏皇太子為國本應行冊立朕自幼讀書
凡事留意纖悉無遺況建儲大事朕豈忘懷

但關係甚重有未可輕立者昔立允礽爲皇
太子時索額圖懷私倡議凡皇太子服御諸
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注幾與朕相似驕
縱之漸職是之故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
也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
太祖皇帝竝未預立皇太子
太宗皇帝亦未預立皇太子漢唐以來太子幼
冲尚保無事太子年長其左右羣小結黨營
私鮮有能無事者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安得

有克盡子道如武王者今衆皇子學問見識
不後於人但年俱長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
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使卽立之能保將
來無事乎且爲君難爲臣不易古來人君窮
兵黷武者有之崇尚佛老者有之任用名法
者有之朕御極五十餘年朝乾夕惕上念
祖宗遺緒之重下念臣民仰望之殷乾綱獨斷
柔遠能邇體恤臣庶毫無私心當吳三桂叛
亂時已失八省勢幾危矣朕灼知滿漢蒙古

之心各加任用勵精圖治轉危爲安是以數十年來海宇寧靖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爲心者方可立之豈宜輕舉卽臣僚爲國爲民念茲在茲先憂後樂者實不易得太子之爲國本朕豈不知立非其人關係匪輕朕將允礽從幼教訓迨後長成變爲暴虐無所不爲不知忠孝不識廉恥行事乖戾有不可言者推其故皆由風狂成疾迷惑所致此疾有二十餘載矣如人醉後傷人醒時知悔今

以長醉不醒所爲過惡身不自知伊之儀表及學問才技俱有可觀今一至於此非風狂而何自廢而復立以來朕尤加意教訓心血耗盡因伊狂疾終不痊愈故又行廢斥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大學云人莫知其子之惡蓋父之於子嚴不可寬亦不可誠爲難事如朕方能處置得宜耳爾諸大臣俱各有子凡人幼時猶可教訓及至長成一誘於黨類便各有所爲不

復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亦未可輕定特召
集爾衆大臣明示朕意趙申喬所奏著發還

三月戊寅朔

上諭諸王貝勒貝子公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
等曰朕昨回宮見京城內外爲朕六十壽誕
慶賀保安祈福者不計其數朕實涼德自覺
愧汗若先知之必諭令停止今雖難違衆志
而因此夜思達旦朕爲天下萬國蒼生之主
萬姓安卽朕之安天下福卽朕之福若雨暘

時若家給人足則朕安寢飽食可以却病延年此朕所求之福也爾等傳諭凡有祝延萬壽者必以雨暘時若萬邦咸寧爲先朕雖年老然夙夜匪懈履薄臨深之念與日俱增豈敢稍自滿假乎

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各省民人祝萬壽來京者甚衆其中老人更多當春時寒暖不均又人非土著或不服水土亦未可定爾等可傳

諭漢官等老人中倘有一二有恙者即請撥
太醫調治以稱朕愛養耆老至意

十二月甲午兵部題臺灣換班官兵遭
風壞船及溺沉兵器應令地方官速行
賠補
上曰海洋寬廣遭風壞船非人力所能爲也若
遇賊時船被燒奪理應賠補若此等遭風損
壞亦令賠補太爲寃抑嗣後有遇賊不能擒
殺船壞被奪揑報遭風者除弁兵議罪外照

例賠補若果被風損壞沉溺之船應免其賠補其沉溺兵丁等因公身死即幸而登岸者亦死中倖脫之人殊可憫惻著地方大臣酌量加恩以示鼓勵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癸未

上諭刑部朕避暑塞外駐蹕山莊素稱清涼之地尚覺煩熱想京師自然更甚朕時以民生疾苦爲念令天下承平農商樂業惟有罪之人拘繫囹圄身被枷鎖當兹盛暑恐致疾疫

軫念及此不勝惻然應將在京監禁罪囚少加寬恤獄中多置冰水以解鬱暑其九門鎖禁人犯亦著減其鎖條至枷號人犯限期未滿者暫行釋放候過暑時照限補滿爾部即遵諭速行以副朕法外施仁至意

十二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各省州縣官或革職或被參解任或身故者妻子尚能回籍其縣丞主簿典史驛丞等微員革職解任身故者無

力回籍覊留異鄉不免凍餒以致累及妻子卽使犯罪至死亦與妻子無涉殊屬可憫且如各地方鰥寡孤獨不能度日尚設立養濟院以育養之此等微員理應撫恤嗣後將伊等作何令回原籍爾等與九卿會議以聞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五月壬戌

上諭署理內務府總管事務散秩大臣關保曰去年直隸所屬地方水澇未得豐收目今京師又旱朕心深爲憂慮自明日爲始朕於宮

中每日進膳一次先入而憂後入而樂庶可
感名天和也
　甲子大學士嵩祝摺報京師下雨日期
上曰宋儒有言求雨得雨旱豈無因此意甚深
今雖下雨但雨勢未必遠及有何可喜之處
求雨斷不可止必處處霑足方可停止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己卯諸王大
　臣等奏
皇上御極六十年請行慶賀典禮

上諭曰朕在位五十九年皆由
上蒼眷佑
列聖福德之所致也見在西陲用兵軍民勞苦
去歲正月朔日食海洋颶風飄沒官兵船隻
山左東三府黎民饑饉人心風俗未盡淳官
箴政事未盡理此正君臣孜孜求治之時慶
賀之事著停止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月戊寅大學士
九卿詹事科道等以來年恭遇

萬壽七旬大慶詳議慶賀典禮合詞具疏奏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所奏皆過於實事朕以沖

齡卽位賴

世祖章皇帝定鼎以來深仁厚澤建不拔之業至今八十年四海昇平有自來矣朕自幼讀書每覽前代帝王忩懥憂患累其內機務紛紜勞其外年歲不久景祚不長者未嘗不拊髀長歎朕涼德亦不過如此幸得曆逾花甲年登古稀鬚眉皓白總理萬幾當此之際翼

翼小心惟恐善後之策不能預料保泰圖安
夙夜氷兢況今西陲用兵士卒暴露轉運罷
敝民生乏食物價騰貴正宜君臣同寅協恭
乂安萬姓永致太平自古慶賀多者後人不
取況實無益乎朕御極六十餘年元旦之外
未嘗受賀惟六十壽時三月十八日進表行
禮今卿等所請無庸多議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四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

聖學

康熙九年庚戌十月丁酉

上諭禮部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學以資啓沃之功朕於政務餘閒惟日研精經史念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卽舉行爾部其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以聞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丁未

上諭學士傅達禮等曰人主臨御天下建極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爲先務朕聽政之暇卽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然未愜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旨爲學之功庶可無間

三月甲戌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朕以修葺宮殿明日移駐瀛臺暫留數日犬進講所以致知蓄德期於日新未容少間講官其日至瀛臺如常進講

又

諭曰學問之道在於實心研索使視爲故事講畢即置之度外是徒務虛名於身心何益朕於諸臣進講後每再三紬繹即心有所得尤必考正於人務求道理明徹乃止至聽政之暇無間寒暑惟有讀書作字而已因

御書一行賜觀曰人君之學不在此朕非專工書法但暇時游情翰墨耳

五月壬申

上諭學士傅達禮等曰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

九月甲戌

上諭講官熊賜履曰朕觀爾等所撰講章較張居正直解更爲切要熊賜履奏曰臣等章句小儒不過敷陳文義至於明理會心見諸日用則在

皇上自得之也

上曰講明道理乃爲學切要工夫修己治人方

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務於何取則又
諭曰學問之道畢竟以正心爲本熊賜履奏曰
聖諭及此得千古聖學心傳矣
己卯
上諭講官熊賜履曰大學格物二字包括無餘
但其間有根本有切要非泛騖於器數之末
爲支離無本之學也又
諭曰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故曰一以
貫之然則博文約禮工夫合當如是

十月戊戌

上諭講官等曰人心至靈出入無鄉一刻不親書冊此心未免旁騖朕在宮中手不釋卷正爲此也

十一月壬申

上諭侍讀學士喇沙里曰朕在宮中博觀典籍見宋儒周敦頤太極圖義理精奥實前賢所未發朕嘗極意探索究其指歸可命學士熊賜履編修葉方藹張英修撰韓菼等各撰太

極圖論一篇朕親覽焉
康熙十三年甲寅九月壬戌朔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日講關係重大日月易邁恐致荒疎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間進講於軍事無悞工夫不間則裨益身心良非淺鮮爾衙門議奏尋翰林院奏曰機務繁重請間一日進講
上曰軍機事情有間數日一至者亦有數日連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

惓惓嚮學之意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己未

上諭講官喇沙里徐元文曰嗣後經筵講章稱頌之處不得過爲溢辭但取切要有裨實學其諭各講官知之

十月癸酉

上諭講官喇沙里等曰經書屢經講讀朕心業已熟曉通鑑一書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作何揀擇撰擬講章進講爾等議奏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帝王之學以明理爲先格物致知必資講論向來日講惟講官敷陳講章於經史精義未能研究印證朕心終有未慊前曾諭內閣諸臣或朕自講朱註或解說講章內閣諸臣奏稱朕宜隨便發明書旨不必預定規程令思講學必互相闡發方能融會義理有裨身心以後日講或應朕躬自講朱註或解說講章仍令講官照常進講爾等會

同翰林院掌院學士議奏

癸卯

上諭講官等曰爾等進講經書皆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詳詢每講之時必專意以聽但學問無窮不在徒言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爾等仍愈加直言毋有隱諱以助朕好學進修之意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月己未

上諭講官等曰講章內言敬者德之聚朕思誠

敬一理敬又爲誠之本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甲申

上以御書賜大學士等諭曰朕萬幾餘暇留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好慕不衰未窺其堂奥歲月旣深偶成卷軸卿等佐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賜卿等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卿等其知朕意又以

御書賜學士等諭曰爾等日侍講筵夙夜匪懈

啓沃之暇每以朕書爲請朕萬幾餘閒研精
典籍間取古人墨蹟臨摹爾等既爲文學侍
從之臣卽有成就德業之責故因所請輒以
頒賜其悉朕意
十月丁未
上御懋勤殿親講易經噬嗑卦辭講官庫勒納
葉方藹等進所撰乾坤二卦總論
上覽畢諭曰卦爻之義原各不同卽如噬嗑一
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

言每爻各有取義必得總論發揮方覺全卦之義了然諸卦可俱倣此撰進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庚午

上御乾清宮講官牛鈕等進講睽卦彖象畢

上曰講義云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此必認得道理真乃爲無弊否則反爲乖戾矣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庚子朔

上諭講官等曰朕每旦未明求衣坐待部院奏

事既畢然後入講不惟遲延晷刻亦且稽悞工夫自後於未啓奏前進講方得從容議論多所發明自是講官待漏宮門甫辨色

上已御經筵矣

辛丑

上諭講官等曰經筵關係大典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於治理向來所擬經筵講章但切君身此後當兼寓訓勉臣下之意庶使諸臣皆有所警省

壬戌講官進講易豐卦三節

上曰彖傳講章云驕心一生何所不至故聖人惕之以憂此所發明極是滿招損謙受益聖人久安長治之道只在能持滿而已

十月辛酉

上諭講官張玉書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

理脗合此卽眞理學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奉

太皇太后諭五臺山覽觀山川形勢一一親歷其境每臺所製碑文出自一時結搆爾等可詳加斟酌近見漢人中有自負才高所作文不容人點竄此習俗之可鄙文之所以不工也

四月庚子

上御乾清宮親講易乾卦亢龍有悔一節講畢
諭講官等曰亢龍有悔一節何以注在不應講
之列天道人事亢則有悔易中所言無非此
理正宜以此為戒不必避忌以後繫辭講章
不分應講與不應講俱以次逐節進講
十一月乙丑
上南巡泊舟燕子磯讀書至三鼓侍講學士高
士奇奏請宜少節養
上諭曰朕自五齡卽知讀書八齡踐祚輒以學

庸訓詁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愉快日所讀書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及四子之書既已通貫乃讀尚書於典謨訓誥之中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見之施行及讀大易觀象玩占於數聖人扶陽抑陰防微杜漸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與理會不使纖毫扞格實覺義理悅心故樂此不疲耳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來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須先明理而學道之人亦貴能文章朕觀周程張朱諸子之書雖主於明道不尚辭華而其著作體裁簡要晰理精深何嘗不文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至近世則空疎不學之人借理學以自文其陋岸然自負爲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夫之見眞可鄙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己未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張英曰爾等每

日將講章捧至乾清門預備詣講筵行禮進講爲時𡖋久妨朕披覽功著暫停止春秋禮記朕在內每日講閱其詩經通鑑講章俱交與張英令其齎至內廷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錄虛實何由悉知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明代纂修元史限期過迫以致要務多漏且議論偏

詖殊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錄並
存令後世有所考據從來論人甚易自處則
難若不審己之所行而徒輕議古人雖文詞
可觀亦何足道朕嘗博覽羣書於古之聖君
哲后未敢漫加評隲也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甲子

上南巡至江寧府民王來熊獻鍊丹養身秘書
一冊

諭扈從諸臣曰朕於經史之餘所閱載籍多矣

凡鍊丹修養長生及師巫自謂前知者皆妄誕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經明理者斷不爲其所惑也宋司馬光所論甚當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

乙丑

上駐蹕江寧幸觀象臺

諭學士李光地曰郭守敬儀器不可行於今由不知恒星與天動故也自古史志曆法多不可信質之以理類空言無實如熒惑退舍之

說天象垂戒理則有之若果退舍後來推算
者以何積算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甲寅
上御乾清門召大學士九卿等至
御座前
上取性理展閱指太極圖謂諸臣曰此所言皆
一定之理無可疑論者又指五聲八音八風
圖曰古人謂十二律定而後被之八音則八
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無不畢至其言樂律所關如此其大而十二律之所從出其義不可不知如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此法若合則所算皆合此法若舛則無所不舛矣朕觀徑一圍三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爲舛錯可勝言耶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圍圓則必

有奇零其理具在目前甚爲明顯朕觀八線
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
方算開方之法卽從此出遂用方圓諸圖逐
一驗算無不脗合又

諭曰黃鐘之管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是爲律本此舊說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則古
今尺制不同自朕觀之當以天地之度數爲
準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
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也隨

命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第八聲還本音
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義耶以理推之固應如
是又
諭曰算數精密卽河道閘口流水亦可算晝夜
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閘口闊狹計一杪所流
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數計矣
又
命取測日晷表以
御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之處遂置乾清

門正中令諸臣候視至午日影與
御筆畫處恰合毫髮不爽諸臣等奏曰臣等今
日仰承
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懽慶之至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月甲寅
上諭翰林院朕流覽載籍見分類諸書雖各有
所長尚多未備唐類函可謂詳贍然唐以後
典故藝文亦未採錄可依唐類函體例自唐
迄明輯成完書以資觀覽

閏五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古先聖賢所著訓詞於學者礪行之道讀書之法居官治民之事無不該備果能孳孳行之自有無窮之益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七月甲午

上諭殿試讀卷諸臣曰作文者無不論理然徒能言而不能行亦奚益哉朕觀性理一書大指只一誠字人可不以誠自勉乎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五月丙午

賜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餘員

御書有差

諭曰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晷刻稍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兹在兹也政事稍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以賜卿等

遵

十月壬午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元龍等

旨各書綾字一幅進呈

上諭曰學書須臨古人法帖其用筆時輕重疎密或疾或徐各有體勢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有李北海書華山寺碑字極大臨摹雖難朕不憚勞必臨摹而後已朕素性好此久歷年所毫無間斷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戊戌

上發出大學士熊賜履所呈明神宗熹宗以下史書四本

諭大學士等曰朕自沖齡卽每事好問明時之太監朕皆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朕知之甚悉太監魏忠賢惡跡史書僅記其大畧而已猶未詳載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幔聽之諸事皆任太監辦理所以生殺之權盡歸此輩也又

諭曰此書所載楊漣左光斗死於北鎮撫司獄中聞此二人在午門前受御杖死太監等以布裹尸出之至於隨崇禎殉難者乃太監王

承恩因此
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竝立碑碣此書載太監
王之心從死明係錯悞至於本朝興兵聲討
之故書內並未記載可問熊賜履王鴻緒等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丁酉

上諭講官等曰古今講道學者甚多尤好非議
人彼亦徒能言之而言行相符者蓋寡是以
朕不尚空言斷不肯非議古人何以言之蓋
人各有長短棄短取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

求全責備稍有欠缺即行指摘此非忠恕之
道也故孔子當時惟節取人之善隱諱人之
短凡事求諸己不非諸人是豈可少容私意
於其間乎又人見講道學之人或不見用輒
爲太息以爲果見用必有可觀此亦徒見其
空言而云然也若果見用言行亦未必相符
惟宋司馬光編輯資治通鑑論斷古今盡得
其當而後之論者反未嘗置諸講道學之列
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言行相符由此以觀不

在空言也故君子先行後言果如周程張朱勉行道學之實者自當見諸議論若但以空言而講道學斷乎不可朱子洵稱大儒非泛言道學者可比擬也

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翰林等官曰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蹟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即朕淸字亦素敏速從無錯悞凡批答督

撫摺子及硃筆諭旨皆朕親書並不起稿其事之稍有關係者雖歲月經久亦不遺忘故批發之旨俱存所司朕處全無底稿也

八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過之書雖日月間隔不甚遺忘令雖年歲稍增而記性更進卽目前陳列諸書內欲稽考某卷某字但指令近侍取之亦可卽得不至錯悞大約存心淸虛不但事不遺忘於養生亦爲有益

十一月己亥

上諭欽天監初一日日食朕用儀器測驗午正一刻十一分初虧未初三刻二分食甚申初一刻復圓查七政曆未初三刻二分日月合朔新法推算必無舛錯之理此舛錯或因悞寫字畫或因算者忽畧將零數去之太多亦未可定著詳察明白具奏

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明史關係極大必使後人心

服乃佳宋史成於元元史成於明其中是非
失實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餘
年其流風善政誠不可枚舉今之史官或執
已見者有之或據傳聞者亦有之或用稗史
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書何能盡善孔子聖
人也猶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孟子又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當今
之世用人行政規模法度之是非朕當自任
無容他諉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當後人將

歸責於朕不可輕忽也是以朕爲明史作文
一篇爾等可曉諭九卿大臣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十一月壬申大學
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及
譯出之文進呈
上閱之諭大學士等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
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
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
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

聲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
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
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
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
國亦有之特不全耳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翻譯之事大有關係向年纂

修

實錄所譯朝鮮表文滿漢文意皆不相符前大

學士圖海杜立德呈朕親覽朕兩年苦心尋繹始得將文義完美作史之事殊爲重大一字不可輕易增減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六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醫書與儒書不同儒者之書皆言五倫之理作文者據以發揮雖文之優劣各由乎人然其理總不出五倫之外若醫書開一方於前又列數方於後果此一方盡善則彼數方者又何用乎以此揆之彼

著醫書之人已自不能無疑也至藥性宜於心者不宜於脾宜於肺者不宜於腎好服補藥者猶人之喜逢迎者也天下豈有喜逢迎而能受益者乎朕從不服藥至使人推摩亦非所宜推摩則傷氣朕從不用此法朕之調攝惟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如是而已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庚寅

上問大學士等曰爾等知山東碣石等山脈從何處來乎李光地奏曰大約從陜西河南來

上曰不然山東等山從關東長白山來卽如山海關與山東登萊相對渡海不過二百里中係海套凡山東泰岱諸山來脈俱從長白山來來龍甚遠不知里數至於濟水伏流三處其實不止濟水凡水發源處多是伏流黃河九曲其實不止九曲其大曲有九其小曲不知有幾千黃河從崑崙來未到積石亦是伏流卽如長江之水書云岷山導江似乎江源在岷山其實不在岷山亦從崑崙來也伏流

到岷山更不伏流矣此等事讀書人未必能
盡知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三月己巳欽天監
奏京城及各省月食分數
上曰朕嘗習算法天文地理靡不詳究月食三
分以上者例當入奏不及三分者不奏此疏
言雲南四川兩省月不食因地之體圓月之
所食被其所掩而人不見若以不見之故而
卽書不食則人不知之矣

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留意典籍編定羣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羣芳譜竝其餘各書悉皆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竝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畧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四方風土不同南北聲音各異司馬光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駁辨迄不能行仍依沈約之韻朕嘗參閱諸書

究心考証凡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
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大抵天地之元音
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今欲詳畧
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删正字通之
繁冗勒爲成書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
奏
康熙五十年辛卯二月辛巳
上御經筵諭大學士等曰從來經筵之設皆帝
王留心學問勤求治理之意但當期有實益

不可止飾虛文朕觀前代講筵人主惟端拱而聽默無一言如此則雖人主不諳文義臣下亦無由而知之若明萬曆天啓之時何嘗不舉行經筵特存其名耳何裨實用朕御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鑑性理等書俱曾研究每儒臣逐日進講朕輒先爲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亦卽與諸臣反覆討論期於義理貫通而後已蓋經筵本係大典舉行之時不可以

具文視也

四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朱子全書凡天文地理樂律曆數俱非泛然空論皆能確見其所以然之故朕常細加尋繹欲求毫釐之差亦未可得即如徑一圍三畸零之數講論已自通徹尚有留待後人參考之語其虛心不自是如此黃鐘之管朕曾試過葭管飛灰未經候驗但南北地形高下不同一時難於定準今如暢

春園距京城觀星臺地形便微有不同至於
各省或同此一時未必同此一刻矣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文曆法朕素留心西洋曆
大端不悞但分刻度數之間久而不能無差
今年夏至欽天監奏聞午正三刻朕細測日
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時有舛錯恐數十年
後所差愈多猶之錢糧微塵杪忽雖屬無幾
而總計之便積少成多此事實有証驗非比

書生作文可以虛詞塞責也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李光地曰爾曾以易數與衆講論
乎算法與易數脗合朕在淵鑑齋凡閱諸書
必求其實曾將算法與朱子全書對較過今
人看正書者少宋儒講論性理亦未嘗不作
詩賦但所作詩賦皆純厚朱子以蘇軾所作
文字偏於粉飾細閱之果然若看聖賢講論
性理諸書雖賦性魯鈍及至日就月將定有

裨益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算法律呂等韻探究本原皆已明晰黃鐘爲最要凡數學以及斗斛尺度無不繫乎其中也

九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朱子全書四書註解刻竣可速須行又

諭曰孟子云排淮泗而注之江朱子謂淮水不

入江古今水道不同當時淮水或有入江之
跡後來湮塞亦未可知孟子必無錯處李光
地奏曰臣等止知導淮自桐栢會於泗
沂東入於海
皇上此論誠發千古所未發也
上曰爾等傳諭九卿有眞實留心性理正學之
人各舉所知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癸酉
上諭和碩誠親王允祉等曰古曆規模甚好但

其數目歲久不合今修曆書宜依古之規模
用今之數目爲善
十月己巳朔
上諭和碩誠親王允祉等曰北極高度黃赤距
度於曆法最爲緊要著於濟寧居後每日測
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三月乙丑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朕常講論天文地理
及算法聲律之學爾等聞之輒奏曰皇上由

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稱譽朕躬轉掩却朕之虛心勤學處矣爾等試思雖古聖人豈有生來卽無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學習而成務學必以敬愼爲本朕之學業皆從敬愼中得來何得謂天授非人力也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風并令直隸各省凡起風下雨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於是日起西北風而山東於是日起東南風者

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響竟聞二三百里從前蘆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籍所載雖不可盡信然亦有鑿鑿可憑者書中云北方苦寒之處冰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磎鼠有重至萬觔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其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

諭曰地理上應天文宋儒云天下至大不可執
中國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中國山脈
皆由崑崙而來彼地方四面有江土人呼崑
崙爲枯隴又云疆地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
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內四十五度之南水
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
皆天文地理相合之處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四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每讀書至風不鳴條雨不

破塊二語不能無疑所謂雨暘時若是矣若雨竟不能破塊可乎點綴文章無所不可如講到實際不能無議也卽如東南西北之風朕細加體驗俱從旁來下雨亦有時候每月十八二十二二十四等日朕留心占驗往往有雨惟京師雨澤每年至四月或暑徭期耳陰晴雨雪地方時候各有不同如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從未以旱潦報荒朕御極以來每年北地之雪不過三四寸許從未見有

盈尺者昔年南巡在浙江曾見有尺許之雪此外從未之有也

七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閱

太宗文皇帝實錄所載戰敗明朝滿貴何雲龍馬登雲孫祖壽四總兵時天正大霧人覿面不相見敵營火礮鳥鎗施放不絕樹木枝葉皆燬

太宗文皇帝恐我兵受傷遣副都統覺羅艾塔

往視艾塔回奏曰敵之火礮鳥鎗止損樹木
我兵竝無傷者可見
上天祐護非人力所能至也夫天象最難揣測
而機之所動亦可預知朕少年時在興安嶺
上行茂林中雷聲漸迅乃避出茂林震雷忽
作少頃雷止遣人往視樹木皆爲所擊此乃
朕親歷之事也大學士等奏曰向者
皇上駐蹕湯泉時傳諭作速移出樹林甫經移
定迅雷立至衆人無不驚異

上因諭左都御史徐元夢等曰朕嘗留心格物之學如霹靂礎形質各殊隨地而異今各蒙古瀚海沙漠等處嘗拾得銅鐵或如鎗頭或如箭鏃錐刀之類者蓋雷斧也雷書云雷斧銅鐵爲之盛京烏喇諸地則皆石色微青黑而通明映之瑩如玻璃其在西洋者石色沉綠明澈無異此雷楔也博物志云人間往往得石形如斧刀名霹靂楔者是已又有雷墨雷鑽雷鎚不過以狀異名要皆金石質也唐

人雜記謂玉門西有雷廟國人年年出鑽以給雷用是誠謬言夫雷火所至萬物俱化斧楔乃雷氣之所化耳其或金或石者隨地氣而使然也

八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徧覽明代實錄未錄實事卽如永樂修京城之處未記一字史臣但看野史記錄錯悞甚多朕又覽史記漢書亦僅文詞之工記事亦有不實處卽如所載項羽

坑秦卒二十萬夫二十萬卒豈有束手待斃之理乎

十一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爲君之道要在安靜不必矜奇立異亦不可徒爲誇大之言程子曰人不學爲聖人皆自棄也此語亦屬太過堯舜之後豈復有堯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學須學顏子此皆務大言不務實踐者朕自幼喜讀性理書中千言萬語不外一敬字人君治

天下但能居敬終身行之足矣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二月乙卯

上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全圖並分省之圖與九卿細看倘有不合之處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過後面奏

十月壬子

上諭內閣學士長壽曰朕覽邵子聲音圖於各

國聲音有不能該括處朕於聲音之學究心
二十餘年雖未親至鄉里而鄉里人之聲音
無不悉知即如清字之音有漢字所無者漢
字之音亦有清字所未備者朕將此聲音圖
討論多日欲該括各國聲音斷乎不能朕以
爲性理精義內部子聲音圖宜仍用漢字其
清字圖可以不用蒙養齋修書舉人王蘭生
諳曉音韻之學爾與之商酌觀其意見如何
並將此旨與漢大臣同閱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五